

夏日来临话荔枝

□衣殿臣



夏日来临,百果登时,岭南佳品,首称荔枝。壳丹肉晶,皮薄多汁,脍炙人口,甘甜如飴。它虽然主产于岭南和巴蜀,但由于现代交通发达,朝发夕至,北国冰城六月照样可以吃到新鲜的“百果之王”。荔枝以“形圆而色丹,肉晶而味美”驰名于世,要是能在赤日炎炎的夏天,吃上它三两颗,再哼上几句文绉绉的荔枝诗词,那无疑是夏日难得的一大快事。

荔枝,也称荔支、丹荔、贵妃笑、十八娘等,别名很多。它是亚热带果树,高达五六丈,主要分布在广东、福建、四川等地;而荔枝则身居岭南“四大果品”之首。早在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中便有记载:“临夫郁棣,裕选荔枝,罗乎后官,列乎北园。”《东观汉记》也载云:“匈奴南单于来朝,赐御食及橙桔龙眼荔枝。”可见,荔枝年代久远,历史悠久。晋嵇含《南方草木状》则对荔枝作了极为详尽的记述和描写:“荔枝树,高五六丈余,如桂树,绿叶蓬蓬,冬夏荣茂,青华未实,实大如鸡子,核黄似熟莲,实白如肪,甘而多汁,似安石榴。”

到了唐宋时期,荔枝越发受到人们喜爱,身价倍增,并且成功地进入文学,一些诗词文赋竞相记述和赞扬,乃至有了《荔枝香》词牌,被人写入对联。最值得称道的是盛唐宰相张九龄,他曾写过一篇《荔枝赋》,序言开篇便说:“海南郡出荔枝,每至夏季,其实乃熟,状甚环流,味特甘滋,百果之中,无一可比。”赋文对荔枝作了全面描写,总的评价则是“果之美者,厥有荔枝”。中唐时期大诗人白居易,宪宗元和十四年(公元819年),调任忠州(今重庆忠县)做刺史,第二年他命画工绘制了一幅“荔枝图”,他亲自作《荔枝图序》曰:“荔枝生巴蜀间,树形团团如帷盖,叶如桂,冬青;华如桔,春荣;实如丹,夏熟。朵如葡萄,核如琵琶,壳如红缃,膜如紫绡,瓤肉莹白如雪,浆液甘酸如醴酪。大略如彼,其实过之。若离本枝,一日而色变,二日而香变,三日而味变,四五日外,色香味尽去矣。”说得头头是道,白居易所居之地一定是出产荔枝,他只有细细品尝后,

才会写出这样身临其境的文字。上述的《荔枝赋》和《荔枝图序》生动形象的铺陈描述,足可以使我们荔枝有个大概的了解。

至于吟咏荔枝诗词,更是随处可见,数不胜数。或借荔枝以咏史,或借荔枝以抒怀,或借荔枝以明理,或对荔枝直接描绘,无不各具特点,精彩纷呈。唐代大诗人杜甫,他在入蜀移居夔州期间,曾写组诗《解闷十二首》,其中后四首都是写荔枝的,以绝句形式出现,自由灵活。第九首写道:“先帝贵妃今寂寞,荔枝还复入长安。炎方每续朱樱献,玉座应悲白露团。”意思是说,皇帝和贵妃已经过世了,而地方进贡荔枝依旧继续,唐玄宗应该为此而感到悲哀。此诗明显地在批评朝廷令百姓快马传送荔枝的错误做法,远远早于杜牧。而第十首则是写他自己亲手摘荔枝:“忆过泸戎摘荔枝,青峰隐映石逶迤。京华旧见无颜色,红颗酸甜只自知。”往昔在京城看到的荔枝都变色了,这次自己摘的荔枝则红艳可口,自然是高兴的。人人都喜欢荔枝,但是杜甫反对的是,吃荔枝不能只为自己大饱口福,而不管百姓死活的恶劣行径。这种情况,后面还会谈到。唐代另一位喜欢荔枝的诗人是白居易,他不仅写咏荔枝的诗,而且最长的一首竟有28韵。先看他的绝句《种荔枝》:“红颗珍珠诚可爱,白须太守亦何痴。十年结子知谁在,自向庭中种荔枝。”一般诗人往往喜欢栽花,而白居易却自种荔枝,简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。再看他的律诗《重寄荔枝与杨使君,时闻杨使君欲种植故有落句之戏》:“摘来正带凌晨露,寄去须凭下水船。映我绯衫浑不见,对公银印最相鲜。香连翠叶真堪画,红透青实实可怜。闻道万州欲种,愁君得吃是何年?”既给朋友送荔枝,又担心友人吃不到自种的荔枝,这情感是何其深厚、诚挚啊!

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有《忆荔枝》云:“传闻象郡隔南荒,结实丰肌不可忘。近有青衣连楚水,素浆还得类琼浆。”食过荔枝,念念不忘,以回忆形式写入诗中,

足见对此果的流连之情。晚唐诗人徐寅有二首《荔枝》七律,其一云:“日日薰风卷瘴烟,南园珍果荔枝鲜。灵鸦啄破琼津滴,宝器盛来蚌腹圆。锦里只闻消醉客,蕊官惟合赠神仙。何人刺出猩猩血,深染罗纹遍壳鲜。”这首诗写得颇为细致,把荔枝简直是写“活”了,在诸多咏荔枝诗中,当为精品。

在诸多写荔枝的诗词曲赋中,晚唐杜牧的《过华清宫绝句》之一最为驰名。它不仅具有历史背景,而且描写形象,议论精彩,脍炙人口,影响甚大。《新唐书·杨贵妃传》载:“妃嗜荔枝,必欲生致之,乃置骑传递,走数千里,味未变,已至京师。”杨贵妃食荔枝是劳民伤财的事情,杜甫也曾写诗讽刺过,但却没有杜牧诗尖锐、深刻而又广为人知。且看杜牧的绝句:“长安回望绣成堆,山顶千门次第开。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小诗不仅含蓄地揭露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恶劣行径,也抬高了荔枝的身价(这是诗人所未曾想到的)。“妃子笑”成为荔枝的一个著名品种,便来源于此诗。杨贵妃所食的荔枝到底来自何处?一说是来自岭南,即广东广西一带。而岭南离长安路途遥远,即使是快马加鞭,日夜兼程,五六天内也绝不会到达长安(西安)。所以有人通过地理考证,认为杨贵妃所食的荔枝是来自四川的涪州,这里离长安只有两千公里左右,最多四天即可到达,荔枝不会有什么变化。《舆地纪胜》中就曾提到,涪州城四十五里地方,有妃子园,植有荔枝“百余株,颗肥肉肥,杨贵妃所喜。‘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’,谓此。”有趣的是,在这首诗之后,荔枝又多了个新品种,叫作“妃子笑”。清朝的陈鼎在《荔枝谱》载说:“妃子笑,产佛山,色如琥珀,有光,大如鹅卵。其味如蜜,其嗅如兰,皮薄而肉厚,核小如豆,浆滑如乳。啖之能使齿香唇宿,宜乎妃子见之而笑也。”

宋朝的荔枝文化也很兴盛,不仅有诸多荔枝诗,还出现了许多荔枝词,乃至还

有专著《荔枝录》等。苏轼由于在岭南生活过,所以他的咏荔枝诗词近20首,既多且好。宋哲宗绍圣二年(1095)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官广东惠州,第一次吃到荔枝,他高兴至极,于是写了《食荔枝》:“罗浮山下四时春,卢桔杨梅次第新,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这首诗前后,他还写了长诗《荔枝叹》,斥怒了唐玄宗为讨好杨贵妃,竟下令民间向宫中进贡荔枝,快马传递劳民伤财。诗中有这样两句:“宫中美人一破颜,惊尘溅血流千载。”足可以和杜牧的名句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”一较高低。苏轼还写了好几首荔枝词,这是唐朝所没有的。其《减字木兰花·荔枝》云:“闽溪珍献,过海云帆来似箭。玉盘金盘,不贡奇葩四百年。轻红瓢白。雅称佳人纤手擘。骨细肌香,恰似当年十八娘。”在肯定朝廷废除进贡荔枝的同时,热情洋溢地赞美了荔枝,结尾用了荔枝的雅称“十八娘”。宋曾巩《荔枝录》载:“十八娘荔枝,色深红而细长,闽(福建)王氏有女第十八,好食此,因而得名。女家在福州城东报国院,家旁犹有此木。或云,谓物之美少者为十八娘。”苏轼的弟弟苏辙《于荔枝》诗亦云:“红消白瘦香犹在,想见当年十八娘。”如果说“妃子笑”是荔枝中的珍品,那么“十八娘”则是荔枝中的神品,一般人是不吃不到的。值得一提的是,宋朝皇帝宋徽宗也很喜欢荔枝,他命人在官中栽植荔枝树。其《宣和殿荔枝》诗中有两句说:“密移造化出闽山,禁御新栽荔枝树。”看来皇帝吃荔枝,也得在官中栽种了。对此,陆游在其《老学庵笔记》卷三也记载说:“宣和中,宝和殿下种荔枝成实,徽宗手摘以赐燕帅王安中。”

行文至此,我忽然想起清末爱国人士丘逢甲,他有百首荔枝诗。其中《咏荔枝》七绝相当高调,特引来以供欣赏,借此结束本文:“紫琼肤孕碧瑶浆,色味双佳更带香。若援牡丹花史例,荔枝原是果中王。”结句用典,唐人舒元舆《牡丹赋》中有“我家花品,此花第一”之句。

在哈尔滨坐地铁

□陈杰文 / 撰

舒适。这是从进入地铁的那一刻就会感受到的。进站有滚梯和直梯,为老年人或体弱的乘客提供了方便。每列车进站时,安全线外都有着装整齐的安保人员,随时提醒上下车的乘客注意安全,并为有困难的乘客提供帮助。安保人员彬彬有礼,严谨认真的态度,让人感到亲切。车厢设置宽敞明亮,夏天有空调,凉爽宜人,冬天座椅还有加热的功能,不管外面如何寒冷,进入地铁立刻如沐春风。车厢里灯光明亮,列车运行平稳,乘客可以悠闲地翻看手机,或阅读地铁免费赠送的《朝闻快线》报,不知不觉中就到站了。这一年我在乘坐地铁中,读了很多的文章。还有地铁里的各种标志都非常醒目,从进站开始,就不断有箭头和文字,提示你去哪里换乘,在哪里出站,车厢里清晰的电子屏幕和广播员优美的声音,让你及时到站下车,不会坐过站。

清洁。这是地铁的突出优点。我在乘坐地铁时,最常看见的人是清洁工人,有男的,更多的是女的,统一着一种淡绿色的工作服,腰带上别着一个工具盒,手里拿着抹布或长杆拖布,每天都在重复着擦拭的动作:擦电梯扶手,擦防护罩板,擦标志符号,擦地脚线,擦卫生间……他们把清洁工人的职能发挥到了极致。地铁的清洁工人,他们用自已的辛苦,换来了整洁的环境。我曾经观察过地铁的滚梯、车厢、卫生间等易脏部位,感觉真是一尘不染。每当和这些清洁工相遇的时候,我都会在心里默默向他们致敬。

退休这几年我一直被单位返聘,每天上班要往返20多公里,选择乘坐地铁后,感觉方便多了。虽然目前3号线只开通了西南半环,乘坐时有点绕远,但不久的将来北半环开通,我“上班”的路将会更加顺畅。

乘坐在地铁上,有时我也会想起哈尔滨的城市交通,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刚来哈尔滨读书时,市内交通主要依靠公交车,人多、车挤、路况差,在公交车上常常挤得喘不过气来,有时车被挤得关不上车门,司机还要下车从外面用力推车门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,哈尔滨的街道变宽了,车也多了,加上出租车、地铁的加入,城市交通得到了巨大改善。现在哈尔滨的3条地铁线路,基本上延伸到了几个主城区,客流量不断攀升,据媒体报道,高峰期每日客流量已超过70万人次,而且地铁和地面很多公交站点交会,形成了细密的交通网,让哈尔滨的城市交通迈出了一大步。据说哈尔滨还要建设地铁4号线和5号线,到那时居民的出行将会更加方便。盼望着那一天早日到来。



小院里的砍瓜

□于秋月

去年开春的时候,楼上邻居大姐路过我家小院,看着光秃秃的葡萄架说,我那儿有几颗瓜种子,说不出叫啥,但是长得大,还好吃,改天我给你们拿来点儿,种这里吧,爬上去还好看遮遮阳。

隔了几天我们回到小院,见门锁上绑着一个塑料袋,打开一看是几粒黄灿灿的种子。先生说,既然送来了,就是和咱们有缘,种上吧。

廊亭两侧各有一排座椅,我们就在座椅下面挖了几个小坑,灌满水,把种子放进去,培上土。该做的都做了,剩下的就看这个瓜的造化。我对这个瓜的生长持有可有可无的态度,长不长瓜,长什么瓜不要紧,现在想吃啥瓜都不是事,我关心的是长出来的叶子,我盼着叶子爬满了架子,这样我就能在下面乘凉看书了。

真是“无心插柳成荫”,就在我们把注意力都放在茄子、豆角、黄瓜秧苗时,这几颗种子发芽了,拱出了地面,以不容置否的姿态开始了成长,看到一天天长大的叶子,我赶紧在网上买了绳编的“网格”,把廊亭罩上,又分别在几个瓜的旁边立了竹竿,把枝蔓缠上去,“指引”着它们向上挺进。

有了依靠的叶子开始了没心没肺地疯长,它“心”形的绿叶很讨人喜欢,有男人的手掌那么大,我开始憧憬它们爬到架子顶上,缠绕,汇合。有一天早上,我发现它们开花了,娇嫩的黄色,像大大的喇叭,骄傲地迎着早上的太阳。邻居们看着新鲜,都来瞧,可是谁也说不出来这是什么

品种的瓜。

花到了晚上就蔫了,第二天早上,又有新的花开。

有农民朋友来我家串门,一进门就看到了怒放的鲜花,喊道:“姐啊,你这花得授粉,不授粉哪能坐果啊!”我一头雾水,没想到还要干这事,农民朋友把我先生叫过去,告诉他哪个是雄花,哪个是雌花,摘下一个雄花,把花蕊对着雌花的花蕊蹭了几下。这就是授粉。先生认真地听着。

我急不可待地问他,可知这是什么瓜,他端详了会儿说,好像是砍瓜,这个瓜咱们北方不常见,我也说不大准,看看结的瓜再说吧。

从此后,先生有事干了,早上看到开的花,先识别雌雄,然后搬个梯子,煞有其事地授粉,每看到他干这活我就想笑,这让我想到人类的繁殖。

终于有的做成了“果”,做成“果”的瓜翠绿晶莹的,挨着花的那部分有些粗,我拿起手机,用“识图”APP识别,果然是砍瓜啊。

眼看砍瓜长得越来越长,先生找了一个网兜,把瓜接住,绑在架子上,免得长得太大,太沉,坠下来。邻居老李看见了,说:“不用的,这玩意根茎粗,掉不下来。”老李家也搭了架子,种满了倭瓜、角瓜、冬瓜什么的,显然经验比我们丰富,不过我还是用眼暗示先生继续干,我们种瓜不只是为了吃,他懂的。

爬满蔓藤的叶子终究不负我望,密密央央地,像两支部队交融在一起,大有和

邻居家那些葡萄藤一决高低的气势,远远看去,无数个“心”铺成绿色的地毯,好像向天空表白,亭子上面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遮阳伞。

午后休闲时光,我就在廊亭下面放个躺椅,拿上一本书,放上一杯咖啡,看会儿书,或者打个瞌睡,或者就看着砍瓜发呆。黄昏时节,我和先生常常在下面支个小桌子,或者煎肉,或者烤肉,或者就弄几个凉菜,再倒上两杯冰镇的啤酒,两边有清风从间隙中徐徐吹来,日子就在这纤纤若细的指尖中滑过。

到了秋天,一共长出五个大砍瓜,每一个都有一尺多长,它们在小院的上空像几个亭亭玉立的少女,体态优美,大阳下闪着润泽的光,百度上说,这种瓜在生长期可以任意“砍”着吃,吃多少,砍多少,不影响生长,这样的吃法头一次听说,让我们觉得很神奇啊,可我们没舍得砍,因为这几个砍瓜,我们家成了邻居们的瞭望热点,没事溜达的老头老太太大见天过来,看看又长多少。抱着孩子的妈妈来给孩子科普。还有路过的拿着手机拍照,发到网上蹭热点的。

眼看到了晚秋,砍瓜变成了黄澄澄的颜色,我和先生商量一下,把最大的那个摘了下来,先切一小块做汤,砍瓜皮薄肉嫩,汤汁儿漂亮,瓜片儿糯甜、绵软,再撒上一点儿香菜,更有味道。

好东西是要分享的,我们把这个砍瓜切了好几份,分别给家属送去,他们吃没吃不知道,没有反馈,这让我多少有点

儿失落。我俩互相安慰,也难怪,他们也没见过这玩意儿,咱俩不也刚认识嘛。

入冬,哈尔滨下了一场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大雪,我们俩就在那天出发,应朋友之约去大连长山岛。

朋友很热情,每顿饭都做得丰盛可口,贪吃的我终于有一天中午吃不动了,罢餐,先生自己去楼下吃,过了一會兒,只见先生神秘地拿着几个包子回来,说:“你一定尝尝这包子,简直太好吃了。”我疑惑地看着他,拿过包子咬了一口,还真是啊,馅鲜美,细腻,又有一股清香的味道,我禁不住大口吃了起来,问他,这是啥馅啊,这么好吃?他哈哈大笑道,你是猜不到的,这是砍瓜和瑶柱做的馅。啊?我瞪圆了眼睛,砍瓜?就是我们种的砍瓜。是啊,先生点点头。

看着手中的包子,我差点儿错过了这么美妙的味道。

朋友说,你可别小看这砍瓜,营养可丰富了,不仅有大量的维生素C和氨基酸,而且有排毒美颜的功能。另外,要是手指头被什么东西割破了,你就砍一块砍瓜,把被砍截面分泌出来的黏液覆盖创口,黏液很快就形成了一层保护膜,这层保护膜将创口和外界隔离,不容易被细菌感染。据说战争时期,咱们的战士常用这个方法。

回家后,我们把剩下的那几个砍瓜摘了下来,剁馅,炒菜,煲汤……极尽所能,一直吃到过年。

一粒小小的种子蕴含着这么一个奇妙的世界,大千世界就是这么有意思。